

李廣田



傳

● 鍾 維 著

● 云南大学出版社

● 云南大学中国西南边疆

民族传统文化研究丛书

李廣田傳

张

维著



B 874082

责任编辑：戴 抗

装帧设计：李忠翔

256
李 广 田 传

张 维 著

云南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云南大学校内)

昆明市大观印刷厂印装 昆明市新华书店经销

787×1092毫米 32开本 8.5印张 2插页 200千字

1990年12月第一版 1990年12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1—2000册

统一书号：ISBN7-81025-124-4/K·27

定价：4.00元



李 广 田



康夫人王兰馨所撰词《清平乐》一首于康面

新蛇能手

叱咤风云吼

今日奇迹古未有

管教长耕田亩

歌声漫卷晴空

绿茵深处旗红

祖国英雄儿女

力能伏虎降龙

尔只暴前黑暗，
反居坎光明。
李广田



1946年春，李广田
为西南联大文艺社团题辞。

云南大学中国西南边疆
民族经济文化研究丛书编委会

主 编：张文勋

副主编：李子贤、杨寿川

编 委：林超民、秦家华、徐光远
施惟达、刘小兵

云南大学出版社
样 书

弁 言

张文勋

马克思曾经说过：“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我想，民族经济文化的建设，也绝非随心所欲地创造，而是要在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因此，如何继承和发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传统，建设具有民族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是一个具有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的重大课题。我国西南边疆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西南各族人民创造了丰富多采而富有特色的民族文化，为灿烂的中华文化作出了贡献。现在，我们的祖国正掀起“四化”建设的高潮，开发大西南是举世瞩目的宏图壮举；研究西南边疆民族经济文化的历史和现状，为我国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是时代赋予我们的重任。

云南大学是一所历史悠久并具有优良的学术传统的高等学府。自一九二二年建校以来，国内许多知名学者曾在此执教。他们以渊博的学识和严谨的学风，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优秀的科学技术人才和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专业人才。在研究西南边疆民族社会经济文化、开发西南边疆丰富的自然资源和文化资源方面，也卓有建树，成绩斐然。以社会科学领域而论，早在三、四十年代，我校就有一批著名学者，开始注意对西南地区民族社会经济文化的研究。他们在财力物力极其困难的条件下，成立了“西南文化研究室”。经过他们的辛勤耕耘，出版了具有较高学术水平的《西南文化研究丛书》。其中有不少著作，至今仍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为弘扬民族文化，发展西南边疆学术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也为提高云南大学的学术水平和教学水平，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们的研究工作，具有开拓性的意义。今天，我

国社会主义建设正处于突飞猛进的时代，云南大学也在不断发展中。我们所担负的时代使命更重了，人民对我们的要求更高了，学校也更需要提高教学质量和学术水平，有效地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为开发大西南服务。

云南大学作为一所综合大学，她拥有门类比较齐全的学科，完全有条件开展多学科、跨学科综合研究；在重视基础理论研究的同时，也要重视应用性学科的研究。尤应注意结合地方特点，发挥优势，对某些学科领域的研究，争取在国内外取得领先地位。云南地处祖国西南边疆，以民族众多而著称；加之与贵州、四川、西藏、广西以及一些东南亚国家毗邻，具有鲜明的地方、民族特色，蕴藏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文化资源。这一切，都有待我们去开发研究。因此，学校决定成立“西南边疆民族经济文化研究中心”，并以此作为云南大学文科科学研究的主攻方向。这既适应我省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也可以发挥我校文科的综合学术优势。为了激励大家的研究热情，争取使研究成果得以出版问世，更好地发挥其社会效益，我们决定编辑出版云南大学《中国西南边疆民族经济文化研究丛书》。这将是一套具有较高水平的多学科学术性丛书，其内容包括与西南边疆民族有关的哲学、政治、经济、文化、法律、宗教、历史、民俗、文学艺术等各个领域的学术研究专著。这些专著，可以是集体的、也可以是个人的研究成果。入选的原则，决不因入列书，也不存门户之见，举凡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理论联系实际，具有创造性和开拓性的研究成果，俱在入选之列。在学术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自由讨论。

为了保证丛书的质量，做好选稿、审稿和出版工作，我们组成编辑委员会。凡是列入丛书的项目，都需经同行专家评审推荐，编委会集体讨论决定。这套丛书的出版，无疑对促进我校文科科学研究的开展，促进文科的学科建设和提高教学质量，都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序

高治国

云南大学中文系张维同志请我为其所著《李广田传》作序。因我曾与云南大学与李广田同志有过五年共事的亲密关系，多年来我又对广田同志寄予深深地怀念之情，这促使我欣然提笔。

广田同志含冤离开我们已经二十二个春秋了。如今，神州大地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广田同志在《花潮》一文中赞颂的“春光似海，盛世如花”的时代已经到来，若九泉下有知，广田同志定会感到欣慰的。

我是一九六〇年二月调云南大学任党委第一书记兼校长的。当时，广田同志刚被错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党内保留党委委员，行政上降为副校长，我们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结合在一起的。经过一定时日的了解，深感广田同志既是不可多得的教育家，又是全国有名的文学家和诗人，他在云大广大师生中富有声望，可以说，他是云大广大师生情绪的晴雨表。因此，正确对待和发挥广田同志的作用，就成为办好云南大学的重要方面。一九六一年，组织上给广田同志进行了甄别，恢复了他的党委常委职务。之后，我就把他当作校长发挥作用，学校教学行政工作，让他全面负责。我鼓励他主动大胆工作，出了问题，由我负责。在我们相处的日子里，广田同志大胆忘我工作。我向他学习教学行政管理，并积极支持他的工作，使云大工作有很大进展。

教育战线是非常需要广田同志这样学有专长，有才能，有抱负，而又愿献身人民教育事业的人的。广田同志的死，实在是太可惜了。

广田同志一生追求进步，追求真理。他四十年代在西南联大时期就勇敢投身民主运动，一九四八年在清华大学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知识分子中的先进分子。建国以来，他一直在高校担任领导工作。一九五二年，他服从组织决定，从清华大学调到云南大学，先后担任副校长、校长和党组书记等职务。在他主持工作期间，学校进行了思想改造、院系调整 and 教学改革，工作做得卓有成效。

广田同志为人诚挚，富有感情，器重才华，很有事业心。他用诗人的炽热感情来办教育事业，他写的《教育诗》中自豪地表达了他对教育事业的热爱：

“我的诗句多么嘹亮， 我的篇幅多么宽广， 我的诗不能在诗刊上发表， 因为它容不下这样的重量。”

广田同志不幸惨死于“四人帮”的残酷迫害之下，是让人深感痛心的。可幸的是沉冤终于昭雪，“四人帮”已被牢牢地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桩上！人民是不会忘记广田同志的。张维同志所著的《李广田传》就是对广田同志一个很好的纪念。这本传记让我们真实而生动地了解了广田同志的一生，了解了一个山东农民的儿子怎样成长为散文家和诗人的，了解了一个追求真理的中国知识分子的艰难历程。

这本传记的出版，无论是对于广田同志辛勤工作过十六年的云南大学，还是对于云南的教育界、文化界来说，都是颇有意义的。为此我极乐意写下了这篇小序。

目 录

序 高治国

第一章 “地之子”	(1)
第二章 “永嗅着人间的土的气息”	(12)
第三章 济南求学	(25)
第四章 文学与革命	(41)
第五章 “山东精神”	(52)
第六章 诗从戴望舒	(60)
第七章 “汉园诗人”	(70)
第八章 文从周作人	(88)
第九章 第一个路程碑——《画廊集》	(104)
第十章 走向生活	(117)
第十一章 第二个路程碑——《银狐集》	(125)
第十二章 六千里流亡	(137)
第十三章 时代的“锻冶厂”	(153)
第十四章 联大岁月——“回声”	(164)
第十五章 联大岁月——“著作等身”	(174)

第十六章	联大岁月——“引力”	(193)
第十七章	联大岁月——“一二·一的洗礼”	(204)
第十八章	南开——清华	(217)
第十九章	“教育诗”	(231)
第二十章	莲池恨	(246)
后 记		(253)

第一章 “地之子”

奔腾不息的黄河，挟带着滚滚泥沙，咆哮着，怒吼着，九曲十回，浊浪排空，以她特有的雄伟气势，昼夜不舍地向着东方扑去……

黄河，中华民族的摇篮。几千年来，黄河用她的乳汁，哺育了中华民族多少优秀的子孙！几千年来，多少杰出的军事家、政治家、文学家出现在黄河流域的广袤土地上！

快要进入大海之前，黄河最后流经的一个省份是山东。黄河从山东北部横贯而过，以她的伟力造成了一大片无垠的鲁西北冲积平原之后，才经过入海口，浩浩荡荡地注入渤海之中。

齐鲁之地，自古人才济济，名家辈出。仅就文学方面而言，继孔子、墨子、孟子之后，西汉辞赋家东方朔，建安七子中的孔融、王粲、刘桢、徐干，西晋的左思，刘宋的鲍照，齐梁的刘勰，唐代田园诗人储光羲，北宋诗人王禹称、晁补之，词人李清照，南宋词人辛弃疾，元代散曲作家张养浩、杂剧作家冯惟敏，诗人李攀龙，清朝作家蒲松龄，戏曲家孔尚任、诗人王士禛等，都在中国文学史占有重要地位。无怪乎杜工部有诗云：“历下此亭古，济南名士多。”的确，齐鲁之地的悠久文化传统正如黄河一样地源远流长！

公元二十世纪的初叶，黄河目睹了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系列新与旧搏斗较量的重大事件——

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主要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发动的变法维新运动，兴起，失败……

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开始，继续……

山东的历史也揭开了新的一页。各地的反封建斗争此起彼伏：曹、单地区人民的抗捐斗争；即墨人民的抗税斗争；义和团首领朱红灯领导的平原起义；义和团的运动从秘密到公开，继而又被反动势力残酷镇压……

一九〇五年同盟会在日本成立后，山东的五十三名留日学生加入同盟会，并返回山东发展革命组织，创办公学，宣传革命思想，对影响各县独立起了很大作用。同盟会还在新军中发展革命组织。在革命思潮的影响下，官立学堂的学生也开始反对腐败的教育制度。

齐鲁大地上，一片山雨欲来之势……

就在这风雨飘零、新旧更替的岁月里，公元一九〇六年的旧历十月一日，当雄鸡引颈高啼、东方欲晓之际，在山东省黄河南面的济南府属齐东县（今并入邹平县）小杨村，一个小生命呱呱坠地了。

这个小男孩降生在并不殷富、却尚能自给自足的一个半耕半读的王姓农家里，上面三个哥哥：锡公、锡侯、锡伯，他是老四，取名锡爵。父亲王者经（字稚泉）是乡村中的文化人，还文绉绉地用宋人吴文英《风入松》词中“西园日日扫林亭，依旧赏新晴”的意思，给锡爵取了个小名“西园子”。

可是，按照当地允许的风俗，西园子在快满周岁的时候，被过继给了他那年无子的舅父。舅父叫李汉云，是一位勤苦朴厚的农民。于是，西园子改姓了李，并改名为广田，成了李家的儿子。

过继是过继了，然而，西园子与生父家并不见疏。在稍大一点的时候，西园子便常常往返于两家之间。舅父家所在

的草庙头村与小杨村仅隔四、五里地，西园子在舅父家住一段，又到生父家住一久。他还调皮而亲热地说生父是他的“王爸爸”，舅父是他的“李爸爸”。

小杨村和草庙头村离济南城约一百八十里地。济南城的北面，有一条小清河绕城缓缓流过，向东而去，注入渤海之中。黄河与小清河之间是一大片白沙壤的平原土地，为鲁西北冲积平原的一部。就是在这块“湿软软的”、长着“绿绒绒的田禾，野草”的白沙壤地上，西园子度过了他难忘的童年。

这段时间，正好是辛亥革命前后的那些日子，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的反动统治，结束了几千年来的封建帝制。然而，这却是一次不彻底的革命。辫子是剪掉了，地主老爷、封建遗老们却依然存在。皇帝被赶走了，政权却又落到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反动军阀手里。中国社会那种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性质并没有改变，广大劳动人民照样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不过，这次革命纵虽不彻底，却也给中国这块沉闷的古老的土地上吹进了一些新鲜的空气，带来了一些新的东西。“科学”、“民主”的思想在传播着，有了“西学”、“新学”，向往民主自由，反抗封建旧教育的呼声愈来愈高。

自然，幼小的西园子是不知悉辛亥革命这种大事的。何况，当“科学”、“民主”的新空气越过山山水水吹拂到山东时，毕竟稀薄了些。但是，山东大地却也实实在在地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各地在废除私塾，创办各种学堂。白话文运动也开展起来了。一九一四年，成立了山东通俗演讲会；建立了济南通俗图书馆，通俗教育画编辑所；接着，有六十多

个县的通俗演讲会也相继成立了；还有二十多个县建立了通俗图书馆。一九一五年，成立了山东通俗教育研究会。此外，济南的《大东日报》、《新齐鲁日报》，烟台的《钟声报》等白话日报也相继出版，宣传“科学”、“民主”的思想，鼓吹“西学”、“新学”，抨击封建旧教育。

诚然，这些新的变化一开始也不可能直接作用于西园子身上；但是，却通过王爸爸间接地熏陶了西园子，并且影响了西园子今后的生活道路。

王爸爸对于辛亥革命是极端赞成的。他是在乡间不顾别人笑骂而最先剪去发辫的一个。对于兴办学堂一类事情，他不仅表示满意，而且热心支持，极力赞同。在西园子一再违背李爸爸要他做个好农人的意愿，而执意求学的过程中，是王爸爸一次又一次地支持他，鼓励他一步一步地遍历艰难，上进求学。有了王爸爸如此的鼓舞支持，西园子才得以摆脱了做一个“保守住几分薄田”的农人的命运，后来能终于念完了大学，又以独具风格的散文及诗歌创作登上了中国现代文坛。否则，西园子只会成为一个守本分、不求人、一辈子勤苦种田的“齐东野人”，而在中国现代散文家和诗人的名单中，便无论如何也找不到“李广田”这个名字了。

李爸爸和王爸爸是性格、气质和教养都完全不同的两种类型的人。西园子与两个爸爸家的这种特殊关系，使得他就像一株小树同时吸取着两种养料一样，在这两位不同性格的父亲的不同教养之下成长起来。他自己长大成人之后这样说过：“我的幼年生活完全是在这位勤俭劳苦，而又有点迂直的舅父的影响之下过来的；但同时我又极爱慕我那位喜欢吃酒，喜欢说牢骚话，又喜欢读陶诗的父亲，虽然我同他见面

的机会并不很多。我是在这末两种教养之下生长起来的，我常常觉得自己的性格中依然存在着这两种性格。”^①

的确，李广田的性格及他后来对生活的态度，主要地就是在“这两种性格”影响之下形成的。而这样的生活经历、性格和生活态度，又直接影响到他对文学的见解和创作个性的形成与表现，是他之所以能成为独具风格的诗人和散文家的一个重要的、不可忽视的因素。

李爸爸家，是一个由中等富足的家庭逐渐败落下去的贫穷农家。在西园子很小的时候，家里还有一套完好的大车，有一牛一马，房子也还整齐。可是，后来却逐渐衰穷下去，到得西园子快读中学的时候，那套大车已经变得破破烂烂，再也拉不动了。马呢，也卖了。只剩下那条瘦得皮包着骨头的老黄牛，想卖也没人要了。好几间房子的屋顶都已坍塌；另外几间还能勉强支持着的房子，屋顶上也都长满了荒草，好象蓬首垢面的老人，家里一片衰败景象。李爸爸夫妇都是很本份的好人，李爸爸“识字很少，年青时候作过木匠，中年以后完全业农。母亲不识字，除操持家事外，农忙时也到田间工作。他们终年忙碌、极少闲暇，非至农事十分紧急时，也绝不雇用短工帮忙。他们都是典型的北方农民，忠厚、朴讷、勤劳、节俭，有病不请医生，受欺不敢反抗，除非喜庆丧亡，乡党邻里很少来往。自给自足，与世无争，这是他们的生活理想。”^② 西园子从小就生活在这样的家庭里。

① 《画廊集·题记》

② 李广田《自己的事情》